



编者按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当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至一年端午时。这个承载着千年文化与民族记忆的节日,总令人引发家国情怀与美好祝愿之情。本期“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专版,汇集诗词歌赋、散文随笔,邀您在字里行间,品读端午的韵味,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粽香浅韵念灵均

□ 张卫平

记得幼年时,每至端午回荆州城,外婆总会亲手包制清水粽。老人手法娴熟利落,拿起两片翠绿的芦苇叶,轻轻一卷,便成了小巧的锥形,接着缓缓灌入淘洗干净的糯米,再用细麻绳仔细捆扎,随后放入大铁锅中慢慢熬煮。待那竹叶的清香弥漫全屋,我便知道,粽子即将大功告成。外婆常念叨:“清水粽最考验功夫,糯米要好,粽叶要鲜,火候要恰到好处。”剥开粽叶,米粒颗颗分明却又紧密相依,晶莹剔透宛如白玉,蘸上农家产的土蜂蜜,那甜甜的滋味瞬间沁入心肺。

那时,城里的居民包粽子,大多是采自江边的野生芦苇叶。这种粽叶,宽大且柔韧,散发着悠长的清香,尤以城南门外江畔的品质最佳。每年端午节前,外婆总会领着我前往江边采摘。彼时的南门外,江水悠悠流淌,芦苇茂密丛生。微风拂过,苇叶沙沙作响,如绿浪般翻涌。外婆耐心教我辨认:“要挑那些不老不嫩的叶子,太老的包粽子容易裂开,太嫩的煮出来香味不够浓郁。”她手指灵动,专挑那些色泽青翠欲滴、宽窄恰到好处的叶片,而我则笨手笨脚地跟在身后,偶尔成功摘下一片,便满心欢喜地举给外婆看。

芦苇丛中,蚊虫颇多,外婆却毫不在意,只是专注地低头寻找合适的叶子,偶尔直起身,望向远处的江面,眼神中似有回忆在流淌。后来我才知道,她年轻时,曾在此处观看龙舟竞渡。那时的江面,彩旗猎猎飞舞,激昂的鼓声震天动地。如今,岁月悠悠流转,龙舟竞渡的传统依旧延续,而看当年龙舟赛的人却在时光中渐渐老去。

采回的粽叶,还需经过煮烫、晾晒,直至其柔软且不失韧性,方可用于包粽。外婆把粽叶浸在木盆里,用院

子里那口古井打上来的水,一片一片仔细清洗干净,再整齐码放好,那翠绿的颜色,仿佛留存着江水的润泽。外婆常说:“用荆江边的叶子包的粽子,才是真正的荆州味道。”

如今人们吃粽子,大多看重馅料的丰富繁杂,却忽略了米和叶本身的本真韵味。殊不知,清水粽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返璞归真。宋人苏轼在《端午帖子词》中写道:“不效艾符趋俗信,但祈蒲酒话升平。”清水粽不刻意雕琢,恰似屈子“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尚气节。明末清初荆州文人孔自来自在《江陵志余》中记载:“五月五日竞渡,楚俗也。以竹筒贮米投水祭屈原,后改为角黍。”由此可见,清水粽实则是最为古老的粽子形态,承载着楚人对屈原最初、最纯粹的追思。

端午临近,荆州的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包装花哨的粽子,而我却唯独对清水粽念念不忘。清人查慎行在《端午赐粽》诗云:“清芬先入匕,洁白更宜看。”这洁白与清芬,不正是清水粽的生动写照吗?亦是屈子精神的具象化呈现。当世人纷纷追逐口腹之欲时,清水粽依旧坚守着自己的本分,宛如江畔那位独醒的诗人,以最质朴的方式,延续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悠远纪念。

如今,外婆已然离去,南外门的江岸也已改头换面,唯有那熟悉的粽香,依旧会在每年端午节时悠悠地飘散开来。我尝试着依照外婆的方法包粽子,却总感觉少了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或许缺失的并非手艺,而是那江边轻柔的微风,芦苇叶沙沙的声响,以及外婆低头采叶时,被风吹起的缕缕白发所承载的温暖回忆。

端午为何饮雄黄?

□ 老鱼

体。雄黄性辛温,可“解虫蛇毒燥湿,杀虫祛痰”(《本草纲目》),故以雄黄入酒,既为外敷消毒之药,又成内饮避瘟之符。孩童间书一“王”字,仿猛虎威仪;酒洒墙隅,驱虫于无形;井中投雄黄丝囊,净水源于护生——这些仪式化的举动,实则是古人在医药匮乏年代,以金石之力构筑的生存防线。

雄黄酒不仅是药,更是诗。汪曾祺笔下“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恰如古诗所云:“唯有几时不可忘,持艾簪蒲额上王”。这一抹朱砂色的“王”,既是对猛兽的拟态,亦是对生命的加冕——孩童借虎威辟邪,成人以酒力壮胆,暗合“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杭谚“五月五,雄黄烧酒过端午”,更将饮雄黄升华为岁时节令的诗意符号,酒中既有对屈原的追思,亦有对丰收的期许。

今人视雄黄酒为“热饮如同饮砒霜”(俗语),因其硫化砷遇热易转化为砒霜,内服伤身。现代医学的清醒,反衬出古人经验的局限,却也凸显文化演进的必然。如今,雄黄酒渐被菖蒲酒、黄酒替代,或仅作外敷驱虫之用。这一转变,非对传统的背离,恰是文明在祛魅与存续间的平衡——我们不再仰赖雄黄的毒性,却仍以艾草菖蒲的清香延续端午的仪式感,以龙舟竞渡的鼓声传递族群的精神。

饮雄黄的俗式微,但其背后的文化基因未灭: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对诗意的栖居,仍流淌在端午的血脉中。从“雄黄烧酒”到“菖蒲清醴”,变的只是载体,不变的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珍重与对自然的顺应。或许,端午饮酒的真谛,从来不在杯中物,而在举杯时那一份对天地万物的谦卑与祝福。

千年文脉里的端午情愫

□ 杨文力

义,从单纯的口腹享受升华为到思想层面的感悟。屈原,这位心系家国、情牵百姓的爱国诗人,面对政治失意、楚王昏庸、国家危亡,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身殉国,以死明志,投汨罗江自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当时楚国的百姓们不忍贤臣屈原投江而去,纷纷划船追赶,想要将他救起,却最终未能如愿。为了寄托哀思,他们便在江河之上荡舟,这一习俗逐渐演变成了龙舟竞渡。而为了防止鱼虾损伤屈原的遗体,百姓们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后来演变成了吃粽子的习俗,以此表达对屈原的敬仰与怀念。

端午节,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节日,不仅生动展现了先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更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它融合了多种民俗元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在北方,人们习惯吃粽子、炸油糕、悬挂艾叶、佩戴香囊;在南方,则盛行划龙舟、挂菖蒲、饮雄黄酒等习俗。新时代的到来,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不仅要传承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更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延续。

端午的情怀,深深烙印在华夏儿女心中。2009年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人入选该名录的节日。这一殊荣不仅唤起了民众对祖先创造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更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弘扬端午文化,就是不断巩固我们的民族集体记忆,塑造共同的文化根基,铸就最坚实的文化自信。

粽子,这道独特的美食,承载着屈原的悲壮故事,谱写着一段段壮丽的篇章。当我们细细品味粽子的味道时,仿佛剥开了历史的外壳,感受到了包裹在内的那份柔软与深情。思绪穿越时空,回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汨罗江畔,屈原独立江头,最后一次为百姓发声,最终沉入冰冷的江水之中……此刻,口中的滋味已难以分辨是情感的酸楚还是糯米的甘甜,它们一同被咀嚼、吞咽,化作一股爱国爱国的热情,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我们不仅要传承端午文化,更要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世世代代发扬光大,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熠熠生辉。

五月初五的月光,曾照亮过多少人间故事?屈原的决绝,苏轼的缱绻,汪曾祺的童趣,顾太清的清欢,在端午的星河中交织成璀璨的脉络。穿越时光,千年不朽,端午节,有了古人和今人共同的回忆……

家乡的粽子

□ 秦本灿

不急不躁,十分认真地包裹着每一个粽子,仿佛是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粽子只用一道细线斜着捆扎,无论怎样也不会散。包好的粽子先放入冷水中浸泡几个小时,再放到铁锅中煮,煮熟后的粽子因糯米熟透增大变得紧实。剥开粽叶,糯米饭团有棱有角呈淡绿色,香味独特,沁人心脾。

我很喜欢吃家乡的素味粽子,每顿能吃五至六个。

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讲端午节的故事。她说五月初五看龙舟一定要扔些粽子到河里给屈原大夫吃。糯米饭团是珍贵的食物,只有做成粽子投到河中,屈原大夫才能吃到。因此母亲包粽子特别认真,她把粽子无论煮多久甚至摔打也不会破裂。她又说,划龙舟,人人个个奋力挥着橹子是为了救屈原大夫。

端午节粽子的传说,老家民间还有

另外一个版本。屈原大夫投江殉国后,当地民众自发组织,划船寻找他的遗体,以期将其厚葬。为了不让鱼虾糟蹋遗体,人们制作粽子投入江中引诱鱼虾。后来,人们划船寻找屈原大夫便演变成了龙舟竞渡。

不管哪个版本正确,但几千年来人们怀念屈原大夫,敬仰他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怀是一致的。

二千多年前,屈原大夫在我的家乡——湖北监利的土地上曾留下足迹、写下诗篇。他走过的地方现在已成为历史文化景点,如濯纓台、离湖等等。屈原大夫是家乡老少皆知的英雄。

真希望屈原大夫的在天之灵能在端午节品尝到我们制作的粽子。

小小的粽子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以及对屈原的敬仰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中。

我们的节日



(上)

荆州人家,每临端午,便有一种简约至极的特色美食悄然登场——清水粽。清水粽子,不似外地粽子那般纷繁多彩,既无豆沙的甜腻,亦无蛋黄的醇厚,更无火腿的浓烈,仅以糯米为骨,裹上箬叶,清水烹煮而成。剥开那层翠绿的粽叶,只见米粒莹润如玉,隐隐透着竹叶的清新香气。蘸上些许白糖或蜂蜜,放入口中,清甜软糯的口感瞬间在舌尖散开,自有一番素净淡雅的独特风味。

荆州清水粽的历史,可溯源至楚时。晋人周处所著《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烹鹑角黍。”角黍,便是那时粽子的古称。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更为详尽:“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由此可知,楚地食粽之风,早已有之,且起初是以竹筒盛装,后来才逐渐演变成用芦苇叶包裹。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写下“柜枚蜜饵,有餗饍些”,虽并非专门描述粽子,却已然可见楚人对米制甜食的钟爱。

唐人元稹在《表夏十首》中写道:“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虽不是专门吟咏清水粽,却道出了楚地粽子以素净为本质的特点。荆州清水粽的质朴无华,恰与屈子的精神暗自契合。宋人陆游在《过夷陵适逢端午》诗里说:“楚人遗俗阅千年,箫鼓喧呼斗画船。风土人情堪爱处,青箬包粽满江边。”从中更能窥见楚地粽俗的兴盛。清水粽的清,恰似屈子的清正;清水粽的白,犹如屈子的高洁。楚人以这朴素的食物祭奠诗人,其中蕴含的深意,不言而喻。

端午至,艾叶悬门,粽香盈室,而雄黄酒之味,总在记忆深处氤氲不散。这一盏琥珀色的酒液,承载的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更映射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以及文化血脉中生生不息的智慧与诗意。

雄黄酒的起源,常与屈原投江的悲壮传说交织。据传,屈原故里百姓恐蛟龙噬其遗体,遂投粽入江,更有一老医倾雄黄酒于水中,蛟龙浮出,百姓抽其筋为绳,以雄黄涂孩童七窍,常与屈原投江的悲壮传说交织。此传说虽染神话色彩,却暗合古人以毒攻毒的生存哲学——雄黄含硫化砷与汞,其毒性可驱虫蛇,恰如《白蛇传》中白素贞饮雄黄现形,以“毒”镇“毒”,以“凶”克“凶”,实为一种对自然力量的模仿与驯化。

古时五月被称为“毒月”,湿热交蒸,疫病横行。《礼记·月令》载:“阴阳争,死生分”,此际蛇虫肆虐,邪气侵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每到节前几天,大街小巷的吆喝声“粽子,蜂蜜粽子”,早已不绝于耳。吃粽子、戴香囊,这些传统习俗仿佛一根根纽带,连接着千家万户,共同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这一天,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泛起层层涟漪。

端午是藏在清香的粽子里。小时候不懂得端午的意思,只知道盼着那天又有好吃的了。芦苇叶叶多为情,一叶才舒一叶生。一到夏天,芦苇叶就特别繁茂,宽大的绿叶在风中摇曳生姿。妈妈摘下一片片芦苇叶,焯一下水使其变得柔软,晾在一旁备用。她将糯米洗净泡三四个小时放入竹篮,沥水到半干状态,将一片片芦苇叶折成一个漏斗形状,底下放一颗大点的红枣,装上一半的糯米,在放两颗红枣,最后再铺上一层糯米,将叶子翻折包成一个有棱角的菱形,缠上绳子,经过二三个小时慢火的蒸煮,刨开芦苇叶,红枣的香甜和糯米的香味一下子扑鼻而来,吃上一口鲜甜软糯,那真是人间美味。

端午的深意,则蕴含于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逐渐理解端午的起源与意

在琳琅满目的粽子中,我最喜欢家乡的粽子。家乡的粽子很独特。它用芦苇叶包裹,呈三角形;里面只有结实的糯米饭,没有佐料,原汁原味的素味粽子。既有嚼劲,又软糯柔韧,更有醇厚的糯米香和芦苇叶的青香味。这种粽子外面很难买到。

近些年,我在江浙沿海生活。每逢端午节,我便仿照其工艺自制家乡的粽子给家人品尝。

家乡的粽子制作并不复杂但很讲究,粽叶要选水气充沛的荆江两岸洲滩上的野生芦苇叶。芦苇叶要宽大肥厚、鲜嫩,一般早晨采摘,确保叶面水分充足。采来的芦苇叶要经过挑选和修剪后高温蒸煮,这样,既消毒杀菌又增强其韧度,使粽子制作更具可塑性。煮熟后的芦苇叶香味奇特。糯米选用江汉平原产的晶莹剔透的细长糯米。包粽子一般是妇女们的事。她们不慌不忙、

鼓声叫醒的龙舟码头

□ 罗秋红

这一天,我把艾草和菖蒲挂到门楣上。我把母亲的拐杖,也放到它们旁边。我在粽香的氛围中,写一首与龙舟有关的诗。写着写着,我也患上了洁癖症一股清流推荐我触摸屈原的“楚辞体”。

我含着热泪抚摸他的楚辞体没摸到他高贵的骨骼,却摸到了一根信仰的拐杖。抱着这根拐杖,我看见向死而生的新符,裹着芷草浸染的芬芳,奔向了鼓声叫醒的龙舟码头。

九龙渊的桨声

□ 砚舟

龙舟号子撕裂护城河面时鼓点震落城墙上的斑驳时光青石板缝隙里艾草探出嫩芽,辨认着两千年未曾褪色的苍茫

母亲用指尖捻过粽叶裹住糯米与红豆的私语丝丝缠绕着屈子遗落的九歌棱角里藏着,永不弯折的锋芒

荆江水漫过堤岸的每个端午浪涛翻涌着天河的回响那些诘问、呐喊与叹息在浪花里淬炼成,楚人掌心滚烫的火种

九龙渊的号子再次破空飞溅的水花湿润我的目光每道划开河水的桨痕都是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楚魂在血脉中永远鲜活,永远滚烫

望郢亭 ——致屈原

□ 刘敏

伫立在狮子山的峭壁几千年眺望江水流来的远方

历史无法拦住向西的马辔就像你无法濯洗举世的浑浊行吟是你的宿命,江边礁石是你沉重的脚印啾啾鸟鸣是你泪水滴落的声音那些伤害你的人,让你如此牵肠挂肚……

最深的渊必有最深的塌陷灿烂因为自己也因为黑暗无法想象偌大的楚国用一场火用一场旷古的苦难成就了你的涅槃怀抱石头,你走入江底

时至今日,我宁愿郢都的消息还在路上世上没有汨罗江就这么站着,看狮子山变老看一江春水无声地流逝

端午节念友人

□ 禅心

檐下,陈年的艾蒿还在沉睡新的一对艾叶挂在门前桌上的粽子是你从外地邮寄来的咸蛋黄味,蜜枣味,红豆味纷纷诉说一个故事

我们曾在月下散步野菊在旷野下提起裙摆跳着华尔兹,烟烟拉响琴弦后来——一封信笺并不言语,只凭空倒映出一弯残月我知道,你选择中途下车是为了让我追逐远方的灯火那里的光在黄昏中梭织锦被

可我还原地驻足让一只受伤的蝴蝶,重新燃起飞翔的勇气,需要另一只同行它们绕过花丛,飞过沧海我编织的五彩绳,浮在一片粽叶上今晚的月亮和风,都会替我传达

端午辞

□ 林钊勤

它始终带有苦涩的味道——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风需要方向时,他就会给出具体的指引譬如一只飞鸟当他越过河流,或跌落谷底时他是否会看到真实的自己?

江水还是那么汹涌,吞噬着两岸的事物船只依旧在飘荡岸边的行人来来往往或行走,或挑担,或拨去中控的芦苇做一只响笛,奏响离骚之乐

千年的时光,还是无法抹去那些印记那些存在江水里的石头他们固有的坚硬让这声音不停地回响,回响

